

明季史料集珍  
第二二集

翰苑秦策四

明。葉向高撰

博文圖書公司印行

明代史料集珍

# 論屏奏草（四）

發行人：洪清泉

臺北市承德路五九巷六號二樓  
電話：五九一三五一七

撰者：葉向高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一九八一號  
電話：五四二二六一八號（三線）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台元彩色印製公司

台北市雙園街七十八巷一弄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印翻勿請・有所權版

號卷伍零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記登准核局聞新院政行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s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941116-8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奏爲閣臣推補必難再緩懇

恩俞允事臣之言閣臣當補疏揭已數十通無可  
復措辭矣今只以人情事體之至淺近者言  
之如天下事有一小可便宜一人獨占人且  
不甘况內閣何地閣臣何官而可使一人偏  
據又至數年之久非但人以爲不可卽鬼神  
亦忌之矣此人情之至不便者也

國家每設一衙門便有長貳有僚屬每有一事

便有數人經營所以彼此相維姦弊不作今  
以政本之地只有一人若其作奸行私何人  
覺察臣且不能自信何以使人信臣此事體  
之至不便者也况臣年來愁苦之餘實是多  
病氣血衰枯精神恍惚昨以月食救護拜跪  
艱難屢欲傾倒前疏所云死亡之慮殆是實  
語非是危語

皇上哀臣救臣正在此時使臣死而後倉惶用人  
則已晚矣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八日

講審錄停刑揭

蒙

發擬刑部審錄一本自當照常擬上但臣竊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近歲率多停免而今歲又  
皇上五旬壽期必蒙

寬貸但

特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定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惟是冬至在邇各省直遠者至于萬里得  
旨甚遲舊歲至三覆奏始免則遠方多已處決不

及奉行未免有虛  
德意故臣於此疏敢附一言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爲聞言認罪懇

恩罷斥事臣接得禮科給事中亓詩教揭帖以臣  
推諭德陳懿典掌南京翰林院事與擬庶子  
郭湗照舊供職爲用舍舉錯無以服人此實  
臣之誤謬科臣言之是也但懿典積學深資  
人亦長者臣同官詞林心甚敬之頃詢其鄉  
之士夫多謂其日青稍愈較前不同而留院  
清閒無所事事量與一轉以俟其自爲進止  
如勢難赴官必當陳乞則生平之局結矣此

臣區區憐才之一念也若以爲有私則懿典既已病廢臣私懿典將以何爲至于郭涓以科場被論須科場事明議論乃定當涓疏發票時臣亦再三躊躇不能自決欲擬允其去則涓方有事何可遽去欲擬有處分則分考舉子之被重劾者尚未加罪何以遽及于主考故臣擬涓供職而責令吏禮二部會同都察院該科看議具奏以待

聖裁揆之事體或亦宜然惟是人知懿典之日育而臣誤信其稍愈人欲郭涓之卽去而臣誤

擬其暫留昏迷之罪委難自逭又總督京營  
戎政寧陽侯陳應詔人多言其不堪頃因給  
事中吳亮嗣論劾乞罷臣擬令用心供職蓋  
亦明示警戒之意以俟其再陳矣亮嗣之再  
參意與臣同而臣不能徑罷應詔心亦愧之  
此皆臣奉職無狀之公案也臣自今歲杜門  
哀鳴乞歸已無復再入黃扉之想獨以  
聖主厚恩知臣信臣凡可留臣者無所不至臣心  
非木石情同犬馬能無感戀之私故欲黾勉  
挨延過此殘冬庶幾爲

國家完一、二大事俟推補有人然後再申前請以盡

君臣始終之誼今天奔臣魄顛倒至此必不可強顏此地以事

皇上明矣臣去志已決萬難再擗

皇上卽欲留臣亦無所用狀鑒

聖慈俯垂矜憫

亟賜允放仍卽

勅下該部蚤行會推

簡用名賢以慰海內之望臣卽跼伏田野河幸如

之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顧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卽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1638

請處分時事揭

該臣以被言求去方在候

旨又見言官紛紛論列煩瀆

聖聽臣雖杜門伏枕心甚不安敢復冒進一言蓋

諸臣所言雖未練事體然其中亦多有可採

其所論列之人雖間失情實然其中亦多有

可議惟一槩留中不行辨別所以愈致爭競

皇上如不欲下言官之疏亦宜將被論諸臣辭疏

盡下部院責令從公議擬去留以聽

聖斷其言官疏中有條陳政務者亦乞

發下該部斟酌議覆量與施行是亦今日弭煩囂  
之一道也大臣者小臣之綱領大臣之氣勢  
舒則小臣自有所矜式今六部正卿只有趙  
煥王象乾二人而王象乾又尚未抵任所以  
紛紜至此誠將諸正卿各部侍郎盡行補用  
則大僚既多人心自戢是又今日弭煩囂之  
一道也又軍政考察五府錦衣衛各官久無  
處分浮言日起而王之楨在環衛多年人情  
更不相安一切草疏多以之楨爲言且有疑  
臣庇護之楨者臣自入京久見之楨一面絕

無往來固不以此介意但念人情如此之楨  
自不可留

皇上亦當聽之楨之去苟因之楨一人而連累多  
人使

朝端不得安靜亦非計矣昨軍政各本  
發票臣不勝喜幸業已<sup>持上</sup>又數日不發不知何  
故伏望

皇上慨然沛發完此一事省多少議論減多少是  
非未必非之楨之福也此合內外大小臣工  
萬口一辭皆是如是故臣不得不言臣與之

楨無怨無德何苦必欲其去惟是事勢如此  
留之無益而所累不小所以敢求  
皇上之速斷耳臣方求去而復言事自愧饒舌惟  
有觸于衷不能自己伏望

聖明炤察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講補閣臣第四十五疏

奏爲愚臣乞歸情切懇

恩亟補以重政幾事臣頃以推陞失人票擬謬誤

科臣糾舉

臣卽認罪求去

蓋大臣被言省愆

其道當如是也

及科臣再疏則事理愈明

臣因此思惟天

愈自覺其非更無可言矣但

臣因此思惟天

下事至多擬議未易以萬人而慮

一事猶或

有失以一人而惑萬事豈能無差所以

祖宗設立閣臣常有六七人少亦三四人誠欲其  
彼此相資長短相濟以不至于僨事耳假使